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二十八冊

黃山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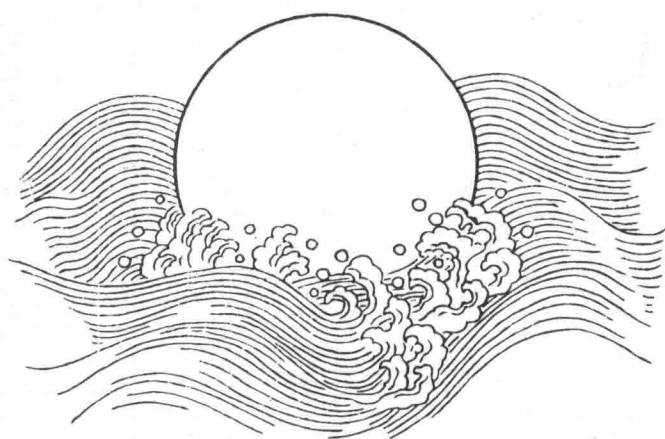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二十八冊

黃山書社



(明) 解縉 撰

解文毅公集十六卷
卷首一卷附錄一卷

清乾隆三十二年吉
水解氏敦仁堂刻本

解文毅公集

魏仁堂藏板

解文毅公集序

有明一代臣一奏其關係國計民生卓然可傳者不可枚數然能格君心之非直陳無隱有過於賈誼劉蕡之策者斷推解文毅公縉一人公未冠領解江西連舉進士授庶常時太祖在大庾西室謂朕與爾分則君臣思爾之子當知

沈序

無不言公上封事凡君心之未中正刑賞之未協宜祀天尊祖之未中禮禁閹寺絕倡優免孥戮省株連除給配婦女之條以勵節操懲神仙徵應之諛以寔聖躬一切正人倫端風化厚國脉者灑灑萬言上嘉焉餘如上太平十策代王國用白韓國公李善長寬參都御史

夫泰姦惡皆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公

公入親帝遠歸進學曰後十年來大用未晚高祖欲融其銳氣進於中和用意曲而周矣公歸八年太祖晏駕建文入臨京師讒人劾公遠詔遠行謫吏河州以董倫薦召還成祖踐祚擢為侍讀晉學士公從容獻納始與黃淮金幼孜

沈序

諸人同受重任入內閣後諫江交趾謂得其地不足以為郡縣上已非之議定儲位謂立嫡以長且有好聖孫成祖雖從之而公之禍實由此起先是漢藩王照以建戰功欲奪儲位事將成矣因公言不得立遂撫拾其短奏其私謂太子而袁泰李至剛交相下石成祖始而疑

繼而怒逮下詔獄錦衣帥紀綱毒刑斃之公遂以罪人終後贈謚文毅神宗時也且夫人之死生有不可以常情測者公在汴武時抗直敢言宜乎得禍而卒受言納諫極君臣相遇之隆在永樂時委婉孫言宜乎邀福而帝惑於譖言致不得終老牖下讀明史者無不為之掩

沈序

三

卷太息也公少年遇合上命志制頃刻千言立就文苑得其片言重於華衮於時庸妄子輒以已作嫁名於公刻公集者真寶合一後李茶陵東陽謂讀公遺詩幾有楓落吳江冷之嘆列朝詩集亦謂海內俗夫小儒譚言長語委巷流傳藉口解學士後人掇拾遂令學士蒙謗

皆巨眼也今年丙戌春裔孫署蘇州守洪成進士韜將刻家藏集以惠後學屬余草序讀之奏疏諸作可勒金石七言古詩奔放中不同夢駕得李太白遺意律詩絕句俱近唐人古文原本經術凡所敷陳一可施諸實用蒙叟所譏譚言長語無有存於中也以公之集即上

沈序

四

配劉誠意王忠文亦無不可於明史外又讀明閣學記知公不獨嚴於去不肖實力能薦賢楊少師士奇未遇時為私塾教授公閱其文曰公輔器也力薦於朝永樂中與之同居內閣典機務少師歷相三朝為三楊之冠扶掖太平惟公引而進之得人之功并及後代也明

史列傳中遺之予為補其缺畧云

乾隆丙戌夏五長洲後學沈德潛謹撰

沈氏

主

原序

大江之西山川之靈秀最多者由得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為多也山川之靈秀磅礴而鬱積必鍾而為人蘊乎道德發乎文章著為事業以炳耀天下而垂萬世者非得天地之氣為尤多者乎惟其得是氣之多寔為雄偉俊傑宏博碩大之才以垂丕隆之運而昌其所得盛大流行之氣其宏辭鉅筆足以鋪張神藻纂叙鴻業鏗乎有聲爛乎有光彌滿宇宙超軼前古使天下知朝廷之大遠邇知中國之尊後世知今日之盛其為用甚博者不本於是氣之所為乎自有元運際光嶽之氣分至國朝始混一西江山川靈秀所鍾而吉水解先生大紳出焉文章始復大振故在當時天下之廣人物之眾以及四藝之遠千百世之悠久皆知有先生者又非本諸文章之發見乎古人之文見於經者是也豈雕琢而為之哉其出言吐辭於論事之頃皆成文章蓋以太樸始散淳龐大雅之氣在人猶多故也漢唐以來治雖不如古而述作乃或有古之風者抑幸而際夫天地之氣滿而復合也以天地之氣混合而為一未有盛於今日如先生豈非得

盛大流行之氣於混合之日而西江山川孕靈毓秀之所生者乎諫在童稚始知人事時即知先生名先生先謫河州河州去敝邑纔二百里諫生也晚恆以未識先生面爲平生恨每得斷紙點墨以爲珍玩日臨寫之如接先生於几席之上暨得所作上高廟書六十餘事及五七言詩歌讀之其論切時務其言格君心其忠犯人主其學之膽才識之高如布帛菽粟充溢庾藏視金玉雖貴錦繡雖美而卒有益於人國之用莫若是也其詩如古體諸篇使入太白集中孰別其爲近時之作其言非

原序

二

雕琢其意卓然有見而非泛其氣象嚴峻凜然而有不可犯之色也豈非一代雄偉俊傑宏博碩大之才也與及來京師訪其全集於先生仲子中書舍人正亮家謂先生之於文有求輒應下筆滔滔不待思索雖千萬言頃刻立就諸作流播天下遺稿不復盡拾今存萬無一二於是遍求大夫士家及聞人口誦而錄之共得古今詩稿百五十五首文雜體共七首爲之校編成集分爲六卷乃積所得俸資托宗友用和謄刻五七言絕句五十首因被命修史日趨館閣不暇爲南京國子監吳祭酒

與儉聞之復寄詩一集及御醫胡秉常處又得序記十餘首所未載者仍爲併入又增六卷自喜所得之富蓋有待以完也今年春皇上光復寶祚諫叨進侍讀職朝回無事欲畢前工無幾使交南命又下矣茲功不果就重爲慨然秋九月使自南回過廣西龍川太平至橫州貴縣皆先生經行之地於致仕蕭教諭鳳岐諸君處共得雜文六十餘篇詩百首梧州又得廣西何布政孟煥所寄詩數首曩嘗以類廣而未考其作之先後茲於舟中按地里歲月遠近而次第之共成三十卷先生雖終交

原序

三

廣參議而學士則天下人所共稱而易知者也因名曰解學士先生集先生於洪武戊辰自吉來京師時中江西鄉試第一隱然名重公卿間暨登第即蒙寵眷授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諮訪政事補裨甚多嘗進封事切中時宜皆見采納時先生年方十九毅然以天下自任雖老成練達莫之或先比之賈誼尚少而才亦優故高廟之待遇又遠過文帝雖百絳灌之毀而終莫易帝意此高廟洪度如天地又豈漢文之所及哉奈何龍去鼎湖而竟遭權臣之害遠謫西隲文廟正大統首召爲翰林

傳講尋陞學士凡朝廷詔勅及大制作大經典皆出先生手與凡大政事大議論有關國家生民之重者先生皆與之建儲之議羽翼之功尤多其知之深信之篤任之專一時文臣未有及者雖在位不久而道行當時功施國家澤被生民聲名之在天下雖遐方異域以及千百世之遠無不知之初非待文而後顯也誠以先生得之天地鍾於山川本諸道德著爲事業以炳耀天下而垂後世者必於是焉發之則先生之可傳者未必不在是也嗚呼西江山川所鍾前乎公而有歐陽修文天祥數

原序

四

百年後復於先生見焉使先生久於其位其匡君澤民不在二公下使在德祐景炎之日其精忠大節凜然不可奪又未必不與文山相頡頏也觀平日之直言正論如所謂事有不窮之變心有不易之主與全軀不學精淵生嚼舌甘爲果卿死之語則先生之心可見矣余雖未識先生而於先生之文見先生之心讀者尚於此求之明天順元年冬十月望日賜進士及第奉議大夫尚寶司兼翰林院侍講金城黃諫序

古今人論文曰理為主曰以載道曰昌其氣大要

不出孟子知言養氣而已古之人動靜語默無非文者豈操觚翰而後爲文也哉後世之文愈趨而愈下非文之下也文與行岐而二之也今翰林解公縉紳自生七年以來至於今其文若干卷一時耆俊皆屬而序論之余幸同朝讀之徒不釋手而莫措一辭其間深自咎其言未至也因公之行以序論公之文庶幾不至於諛亦不至於誣也聞公自幼能言惇敏超絕郡守令至其家或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歎稍長小心靜密識量過人知讀書爲文皆不勞而習既敏而益勤父母惟其

原序

五

病之憂也時時勸之少息爲文口占操筆皆立就未嘗起草其蘭纔數語已足其多至萬言不窮命一題一心不厭倦而思益精到崇正學而闢異端不爲支離誕謾之說不爲艱難辛苦之態隨事置作洞視萬世而恥觀摹古人求其歸則未嘗異於古人也此鍾山川河漢之靈南方極盛之會天資之明大非人所可企而及矣甫十九江西以第一人貢於京師士大夫素聞其盛名相期會連衽結駟往往見公應答舉止如平常不以爲異既登高第擢巍科上及東宮奇其才卷注之隆前此未有即

入中書知制誥兼翰林內外制皆掌之謁告時刻
上輒問安在嘗與閒語屢上封事上輒自持入其
論思獻納親故莫聞而中正才敏兩制皆自以為
莫及也廷辨直言聞者肅然其自處犯而不校居
常恂恂尤善開導人心獎勸後學休休樂善愛人
之心一息不間浩然之氣發心由理所以年甚少
而巍然有碩大之望又嘗自誦曰處其心常在熙
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怒之人咸以為名言公
之文所以汪洋大肆而無齟齬其間正直闊深而
無偏陂之失也兼說萬有貫通而時出之浚其源

原序

六

於六經要其歸於周孔雖不求工文與行如影響
之出於形聲也渾然天成卓爾出類集義養氣孳
焉未已余何足以知公之萬一哉公名縉薦紳其
字也其族自唐家吉已七百餘年每舉進士必父
子兄弟聯疊以為常至宋有諱元者破兀才累功
至封王元初從祖諱誠連三世國公其諱真我者
以名進士死節贈中書平章其祖也以名進士勅
修宋書諱觀者其從祖也其父元末解參知政事
為世大儒學者稱鈞澗先生公生名家道授有緒
姿淳穎秀望之玉立天子愛惜其德操材量與其

楷書至親為之持研行草精妙絕倫善議論古事
皆如目覩初與伯兄綸俱登第履歷華要遠方異
域皆能誦說其名而夫子每臨群臣誦以為榮且
勗勵諸王貴人皆注視之余非欲評公之文與行
事如此以見公之為文天資學問充積發見不能
自己而至於如此初非若操觚翰而學為文者之
所能至也明禮部侍郎襄陽任亨泰序

始予遊東山經三巖而後躋浮黎浮黎者東山之
巔也據是返顧培塿層疊環以百數當是時第謂
高厚必資積累理固然耳後數年友人相期於衡

原序

二

百里而近望其高與東山似即而仰攀百折縈紆
窮日乃至祝融之峰自峰頂下視旁無倚附緣巖
一谷橫四十里蓋拔坤維入漢紀特立而博數諸
山非其倫也又數年入匡廬其它不異東山獨五
老峭峙得衡一體於是悟曰物固有至鉅者乎彼
名嶽者山之至鉅不由積累而高厚者也匡以五
老亦得名岳譬之形貌兩人戴立豈不轟然而不
可為鉅偏長拘行無以語聖賢之大亦猶是也夫
聖賢至矣彼略毀譽輕利害視天下事無不可為
而不可罔以世俗之見故卒應王佐而稱豪傑若

是者亦謂鉅人春雨解公幾之方高皇揮斥英雄
濯拭宇宙此何時也而公未弱冠天眷獨隆成祖
之初契符魚水觀其應制寓諷封事犯頗有鄭公
之正乳兒朝貴敝屣爵位有沅湘之奇忤權蹈危
投荒屬節有太白之邁保儲忘身徙家戍邊有東
之烈是果積累得之否乎即使未優於聖域亦
當不失為豪傑何則其才固自殊也世之知公者
淺類以詞翰賞之至論平生莫定題品伏聞仁廟
嘗曰人言解縉狂縉非狂士嗚呼非日月之明哉
公亦有言寧為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斯固其自況

原序

八

矣公蒙禍既酷藁附外氏洪先再過其下歎歎
息不忍輒去會柱史遵化古松段君來江省弔古
采言檄縣禮葬將刻其遺文以傳公天才逸發援
筆萬言不事屬橐而又經籍沒故多散亡從孫桐
緝錄凡十卷求加詮次稍剔其偽不盡刪繁亦以
見公不屑屑尺寸間所謂不由積累一驗也嗚呼
覽斯集者其辨人中之獄安在無徒高卑之校也
哉嘉靖壬戌春邑後學羅洪先撰

明初名臣論者以劉誠意方留侯解學士方賈太
傅讀其大庖西封事太平十策誠足與治安策頡

頡兩公之通達時務受知明主而見嫉權貴挾少
年鋒銳之盛氣頡頓遭挫折亦無不相類顧賈傳之
爵位不逮解公而受禍亦不如公之酷則以絳灌
東里猶不失為長者袁泰李至剛奸凶銜恨加以
漢庶人之窺伺主器剪青宮之羽翼惟恐不至較
漢之吳淮南地逼而勢親所遇之人不同故也學
士集一刻之廣西在天順初元黃侍講為之序再
刻之江省在嘉靖之末羅文恭公為之序公生平
所作流傳後世者猶十不得三四予嘗讀列朝詩
集論公之集出自後人掇拾潦草牽率調言長語

原序

九

皆藉口解學士蒙謗千古今按集中詩文出風入
雅琅琅可誦委巷流傳之俗說不至闖入其中大
約宋末明初文人輩出斐然各有撰述與氣運相
追逐未能涉其藩籬從來有學術之文有經濟之
文學術之文若公同時宋文憲王忠文是也公之
所負者經濟也所上太平諸策參井田均田之法
兼封建郡縣之制正官名興禮樂新學校務農講
武誠行其策而善用之無難追三古之盛封事所
條免孥戮省繁刑禁倡優廢閹寺斥師巫戒政令
之數改懲糾彈之過密皆格君心救時弊之切要

以此經濟為文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矣公年十九領解江西連登高第授中書庶吉士人君方喜其受簡援毫文無加點至親為持硯以寵之宮人酌酒以勞之於是戚畹貴近臺閣朋僚延而及於比閭舊識異域知名無不願得其一言一字以為拱壁公之作文揮洒出沒風雨驟至文無留思思無乏藻視夫酌雅稟經句櫛字比與先民爭毫釐之出入固自不同然摧折幾經而忍性動心默與天合尋常發言吐氣亦無不衷於道者公嘗識楊文貞於困厄中拂拭而獎許之後竟與同居內閣

原序

十

典機務仁宣兩朝英廟之初政皆賴以手致太平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文貞之功皆公之功也不惜捐其身於荒徼幽牢扶重輪以固國本而又為培賢相以左右之謂有明之國祚誠意闢其草昧而學士翊其昇平殆無不可其為經濟不獨以文詞發揮之而直以忠悃識量與學術推行之矣康熙戊戌公十世孫悅以舊藁漫滅重事蒐輯校刻以永其傳篤後學再為之序爰抒其臆以見公之不朽於無窮者良在彼而不在此云爾昔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始洗月清明後二日吳江後

學張尚瑗謹序

原序終

原序

十一

解文毅公集卷首

明史本傳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祖子元爲元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義死父開太祖嘗召見論元事欲官之辭去縉幼穎敏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常侍帝前一日帝寓大庖西室論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即日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姦逆矣

解文毅公集

卷首 明史本傳一

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略無可採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隨其後上沂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又今六經殘缺禮記出於漢儒踏駁尤甚宜及時刪改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尊祀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

解文毅公集

卷首 明史本傳上

堯益傳說箕子於太學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易置寺閹執戟陞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墾荒田而四裔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焚之俾絕其欺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順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勲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

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効勞之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姦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惟埋嚙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鐏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辭末藪公集

卷首 明史本傳 三

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善惡鄉隣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帥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神怪妄誕臣知陛下洞鑒之矣然猶不免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興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

矣一切之姦雄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賢虛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神仙爲徵應也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征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姦黠得以侵欺其歟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粟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

解文藪公集 卷首 明史本傳 四

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城望風而靡及今宜勅有司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兼教民兵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學田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